

名家**析**名著丛书

一个采访人生的记者，一个未带
地图的旅人。——阿真



萧 乾 名作欣赏

肖 凤 ·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肖凤

主编

萧乾

名作欣赏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萧乾名作欣赏 / 萧乾著 ; 肖凤主编. — 北京 : 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10. 10

(名家析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137-0003-0

I. ①萧… II. ①肖… ②肖… III. ①萧乾 (1910~1999) — 文学欣赏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4205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萧乾名作欣赏》

萧乾 著 肖凤 主编

出版人: 肖 斌

责任编辑: 庞 旻

美术编辑: 杨 都 谢 颖

责任校对: 陈海鸥 邸 洁

责任印务: 宋小仓 曲利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和平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 (100009)

发 行 部: (010) 84026164 84026019 (传真)

网 址: www.hpbook.com

E - mail: hpbook@hpbook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ISBN 978-7-5137-0003-0

定价: 29.8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，
酸甜苦辣都应尝尝。

萧乾





萧 生 乾 平

萧乾（1910~1999），男，原名萧秉乾，北京市人，蒙古族。著名记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。

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，先后主编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地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兼旅行记者。1939年至1942年，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《大公报》驻英特派员。1942年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。1944年后任《大公报》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。旅欧7年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，也是最著名的战地记者。

1946年回国，在上海，为《大公报》撰写国际问题社评，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及新闻系教授。1948年到香港，参加《大公报》和《中国文摘》（英文）的工作。

1949年8月启程返京。先后任《人民中国》副总编辑、《译文》编委、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顾问、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等职。1957年被错打成“右派分子”。

1979年2月，由中国作家协会正式为他平反，恢复名誉。后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。1989年，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长。他是全国政协第7、8届常委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、副主任。复出之后的萧乾，仍笔耕不辍，从1979年至1999年病逝的20年间，写作、出版了大量著作。1999年2月11日，病逝于北京医院，享年89岁。

萧乾先生一生著述颇丰，涉及特写、散文、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诸领域，并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。用“著作等身”四字形容他，再恰当不过。

鉴赏文撰稿人

按姓氏笔画排列

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

王 强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讲师

车镇宪 (韩国)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, 已故

孙 怡 《深圳特区报》记者

朱文衡 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

池田梦 (日本)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

阿 真 编审, 作家

吴 军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

张静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教授

房 莉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导演

侯 江 《北京晚报》编辑

贾焕亭 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

彭 迎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

萧

名作欣赏

乾

目 录

(1) 序言 (肖凤)

小 说

(6) 邮票 (鉴赏人: 彭迎)

(18) 篱下 (鉴赏人: 彭迎)

特 写

(30)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(鉴赏人: 王强)

(39) 流民图 (鉴赏人: 王强)

(55) 初访伦敦 (鉴赏人: 车镇宪)

(73) 伦敦一周间 (鉴赏人: 阿真)

(92) 矛盾交响曲 (鉴赏人: 张静滨)

(100) 到莱茵前线去 (鉴赏人: 张静滨)

(114) 美国散记 (鉴赏人: 张静滨)

(126) 瑞士之行 (鉴赏人: 张静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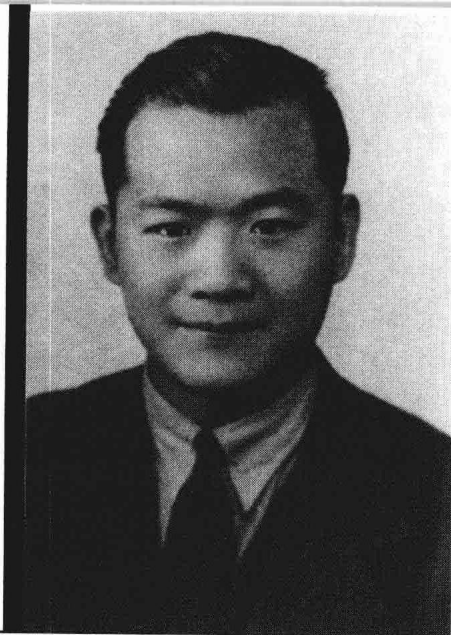
散 文

(142) 珍珠米 (鉴赏人: 朱文衡)

(157) 叹息的船 (鉴赏人: 丁亚平)

(166) 朦胧的敬慕——悼念鲁迅先生
(鉴赏人: 贾焕亭)





- (170) 未带地图的旅人 (鉴赏人: 耿光怡)
- (210) 北京城杂忆 (鉴赏人: 侯江)
- (237) 八十自省 (鉴赏人: 池田梦)
- (246) 在洋山洋水面前 (鉴赏人: 孙怡)
- (255) 离歌唱给文洁若 (节选) (鉴赏人: 肖凤)
- (274) 父子谈心 (鉴赏人: 吴军)
- (279) 回忆创作生涯六十年 (鉴赏人: 房丽)

附 录

- (298) 怀念萧乾先生
- (306) 萧乾作品要目



序 言

肖 凤

熟悉和热爱萧乾先生作品的读者很多。他是一位集著名作家、著名记者、著名翻译家和著名学者四重身份于一身的前辈，而且在每一个领域，他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

萧乾先生 30 年代初开始写作小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和短篇小说中的不少篇章，都带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，写得荡气回肠，感人肺腑。他的散文作品也是独树一帜，不论是早期创作中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散文作品，还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写的大量说真话、抒真情的优美散文作品，都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爱国爱民、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。

作为一位著名记者，他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即开始写作通讯特写作品的。他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写的那些国内通讯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

萧
乾

序 言

80岁的高龄之后，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一起，携手翻译出版了乔伊斯的巨著《尤里西斯》，这种敬业精神，堪称典范。

作为著名学者，他用自己的睿智与豁达，把他本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细微观察，化作朴素简练的真知灼见，在他的许多文章中，告诉给了读者大众。



◎晚年老两口。

萧乾先生不仅用中文写作，不仅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，而且还用英文写作。20世纪40年代在伦敦，他就出版过用英文写作的《中国并非华夏》、《吐丝者》、《龙须与蓝图》和《干弦琴》等书。80年代他又用英文写作了《〈栗子〉及其他》、《〈珍珠米〉及其他》等书。

像萧乾先生这样，将四种著名身份集于一身的人物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或现代新闻史上，实属罕见。萧乾先生本人在《回忆创作生涯六十年》一文中曾经自谦地说过：“综观我这一生，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。”其实，只要看一看萧乾先生在文学、新闻、翻译、学术、英文写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仅仅说萧乾先生在事业上“两栖”是远远不够的，不妨说他是事业上的“四栖型”，甚至“五栖型”。

萧乾先生儿时不幸，命运多舛，但他凭着超人的志气和艰苦的个人奋斗，完成了高等教育，在青年时代，就成为享有盛名的记者和作家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这位游遍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，深知中国是如何贫穷与落后



○林非（左五）、肖凤（左一）夫妇和韩国学者朴宰雨教授（左四）与萧乾夫妇在萧乾家中合影。

的著名记者，这个对中国、对世界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著名作家，坚决地谢绝了英国剑桥大学等的规劝与邀请，毅然决然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。即使以后遇到了种种预想不到的打击与厄运，他仍然初衷不改，坚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。同时，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智者，他又具有民主与科学的精神，他殷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克服诸多的弱点与不足，走上真正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康庄大道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他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，他对民族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关切，都是中国知识份子衷心敬仰的品格。

1995年春天，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庞旸女士约我编选《萧乾名作欣赏》一书，我立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们合作得很愉快，此书原版已于1998年顺利出版，全书共40万字。

今年夏天，庞旸女士告诉我，中国和平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。为了给读者朋友们提供更好的视觉享受，需要增加大量照片，并把文字部分压缩至适当的篇幅。因此，在重新编选的过程中，不得不对第1版里收录的萧乾先生名作的若干篇目及其鉴赏文割爱；同时，对仍然保留在此的“序言”

和诸篇“鉴赏文”也作了删节。

本书的编目仍按体裁分类，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列顺序。唯有特写部分的欧战通讯几篇，是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的，这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，因为有的通讯是后来补写的。

在此，感谢文洁若先生为本书提供家庭照片。也再次感谢鉴赏文的诸位撰稿人，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，也都是热爱萧乾先生作品的人士。他们各自都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写了出来，附在每篇原作的后面，供读者诸君在阅读萧乾先生作品时参考。附录部分收入了文洁若先生作《萧乾作品要目》，以飨读者。

2008年9月于北京静淑苑

萧
乾

序言

名
作
欣
赏

邮 票

生活里转着多种多样的轮。抓着一只，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。

生活里转着多种多样的轮。抓着一只，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。

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。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，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。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，梦里仍像握着那根细长粗头的球棍，朝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。撞着了，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。可是这把戏一熟，就没味儿了。我有着许多知心朋友，在我对这玩艺儿的兴趣刚要告尽时，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。人家都捧我，说我这不会发愁、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。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，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揖了。

今年又给一个同学传染上收集邮票的癖好。起初，人家分我几张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。我觉得怪好玩的，就随手夹在书本里了。

渐渐地，由这朋友的好意，我拥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。闷的时候就把这些被舟车由地球各角载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，排在桌角摆弄摆弄，欣赏诸民族伟人的丰采，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。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价值，就决定买上一个本子，分类贴了起来，并请国文班黄老师为我题上“万国邮票集”五个颜字。

起初，贴本子的目的只不过是免得遗失。一贴起来，便像个有家室的人，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。我不但要多，而且要齐全。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弄到手，那份欣悦不比当个皇帝小。

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，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，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，就开始向熟人讨。见到人总忘不了问一声：“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没有？”常常忘记，问重了，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。对于一切问起我近来做什么消遣的人，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：“在搜集邮票。”

有了可别忘记给我。”

从此，被人唾弃的字纸篓就成了我的金矿。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张——比方说，北伐的纪念邮票吧。这想望显然不会实现，有时反而摸到很脏的东西。为了邮票，我不怨天，也不尤人。

同学中认识我的，爱逗我说：“有多少国了？”我的回答总掩饰不住自己的贪心：“不多，等你给我呢！”

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，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形状时，我一翻讲义，偶然翻出几张新弄到的大清帝国邮票。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，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上来。为了怕引起先生注意，我赶忙把它藏起，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、眉间带点苦相的脸。他自觉冒失，就向我点点头，表示歉意。

这人姓赵，去年才转学来的。哪个同学也不理他，他也不理别人。除了这门，我们每礼拜几何学也邻座。晚上自修他在我前头三行，好像是75号。按说该认得，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动，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？活着不痛痛快快的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。我最不爱看人苦相。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，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挟着球拍，高高兴兴地玩。这人可不。我们在操场踢球，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一行小松树来回踱。在班上，两眼常发呆。要是教员突然问到他，他总是抓耳挠腮，不摸头绪。有时，他在课本的天头乱画。他不像我，爱偷偷给先生画像；他总写字。先写成双钩，又描成立体，然后填成黑字，终于涂成一个大大黑团。我从不睬他的瞎闹。有一回不经意的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，头两个好像是什么“誓死”。

第二次上植物班，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。这人在我耳边用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：“你干啥留那东西？”这辽宁口音逗得我直笑。我答了一句：“玩玩罢咧。”他偏过身子去，半叹息半哼哧地来了一声：“玩玩，那么一大片土地都玩丢了。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，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。

我不好再追问下去，可是我不服气。

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又遇到他了。还是那么乱蓬蓬的头发，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，脚下趿拉着一双残旧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，在捧

着一份天津的报纸看。瞅见了，我，苦笑了一声，就又是一面看，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向楼上走。

我追上了这人，问他：“什么一大片土地给玩丢了，谁玩丢了？”他把视线由报纸移到我的鼻尖上，又哼了一声，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，指给我一行黑字看。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，也不是电影广告；是在头一版，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。

我眼珠一转。这不是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？就把手搭在他肩上，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。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的，用鄙夷的语气由鼻子里哼出：“邮票多着呢。”

啊，我听了高兴得真是不知怎么好。多，那为什么不给我？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报纸，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。

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。我蹑手蹑脚地跟在他后面。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，才发现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，一面用敷衍的口气说：“进来坐坐。”

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。我就吹着哨，抬头看了看那“34”的房牌，蹦了进去。

这屋子一点也不好，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。墙周围用图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。陡然一堆红色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是贴在书架上端的一张空白的地图，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。我说难看，并不委屈它。比方说，要红得像杨梅吧，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；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，像女孩子的脸蛋，多开心呀。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，像猪血似的，呕，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。这字我认得的，是上上期《良友》封面上印的“还我山河”，我还记得那是《精忠报国》里岳飞写的呢。

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我是满心盼着他给我邮票，好跑回去安插。

这人真懒，床也不叠，枕头底下压着几本书。露着面儿的一本，似乎是《日本帝国主义……》什么“史”。反正又是那套，腻死人了。

我简直坐不住了。我问：“邮票呢？”

他怅惘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咱们都快当亡国奴了。”

这话我不懂。干么非骂人一句才拿出来呢？

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壶的肚，预备要倒茶给我喝。我忽然看到抽屉缝露着一个信封的角，就马上扯了出来。咳，“欠资”！不，翻过来有着一张新奇的邮票。起初我以为是日本的，因为颜色也那么淡，样子也那么雅——也那么缺少大陆的浑厚。仔细一看，在一座塔的上面印着“满洲国”三个字。嘿。这不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吗？这个我没有。我敢发誓。我笑了。我抬起头来，用极动人的语调向他乞求：“我可以撕下来吗？这宣纸信封不会撕破的。”

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兽似地缩回身子，又懊丧地皱起眉来说：“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？”

“好，我用处大着呢！”我又马上改了口气。“是的，没用，更可以送我喽。”

“你们这些人——”他端详了我一下，又勉强地挤出一声苦笑，才说：“拿去吧。要，有的是。”

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了下来，一点都没有撕破，信封也还完整。头一回若是给人扯得一塌糊涂，下回就该碰钉子了。

于是，我又嘱咐了他一阵：再有，可别给别人。向他道了一声谢谢，才一溜烟跑下了楼。

好，那最初送我邮票的孩子一看见就非跟我要不可。据他说，这比外国的还难得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可就不肯给了。气得他咒我忘恩负义。我忍了这口气，把瑞士的那张揭了下来，把这张补了上去。

从此，我知道了这位愁眉苦脸的人是有着一件宝贝的。上课时，我常



◎1934年冬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。萧乾在这里构思了《蚕》，走上文学道路。